

自敘

滇省南界越南。西毗緬甸。北聯藏衛。三邊之地。四戰之區也。近年來英法兩國持鐵道政策。分途謀我。而復合力謀我。於鐵路鑛勢力之所至。則凡緣是而生之各種政策。亦相隨俱至。彼勢日張。我益消縮。固不僅西南界務日蹙百里之福。我於肘腋也。然外人謀滇政策。雖波譎雲詭。而要其野心。所籌究以路鑛界務爲勃發之媒。而我賢士大夫之窮於應付。全滇父老子弟。所日夜奔走而呼號者。亦不離茲三事爲近觀東。悠悠半生。既乏涓埃以報。

君國。復無纖介以益桑梓。瞻望里門。懼與慙并。爰檢昔人禍滇爰書。及名卿哲士圖謀挽救之作。裒付剞劂。名曰滇事危言。縱筆一漏萬。然殷鑒所在。或亦不忘。會稽者之一助乎。搜求宏編巨製。俾論奇策。廣續嚮導。政府國民。籌存滇于不亡。是渴望于同志。庚戌十二月。保山楊觀東識于京師。

滇事危言序

國家撫有疆土。其初莫不以力征經營。僅而得之。而其後以力屈失之者。古今類然。無足異也。所異者。力未嘗屈。而拱手讓。人於冥冥。惛惛之中。如不之覺。此環球古今所未有。而吾國數十年來。病是喪失者。率十之七八。如滇緬略務一案。始提議於曾胡剛通侯。吾里薛叔耘中丞繼之。當時定約。竭力磋商。廓於舊境。可數百里。及後叔耘中丞使節旋返。乃卒歸於失敗。約屢變而境日蹙。不特如此。便此尤有識者所疚心而無如何者也。今國力固少。屈矣。憲政初創。

朝廷方召集資政院議員。以謀國政。於是二十二行省之人士萃於都下。羣思所以挽回利權之計。愚竊以爲政治不在空言。而貴徵之實事。苟欲折衝樽俎。而于邊境山川阨塞之出入條約成案之利弊。懵然不能識其癥結之所在。一經辨論。有靡然退耳。烏足與言政治哉。故欲挽回利權。必先自實地研究。始政務處同事楊君毅廷授余所輯滇事危言一書。舉其關於主權利害之大者。曰界。曰鑛。曰路。溯其源流。得失搜採。抉摘至再。至三。徵實事而不尙空言。若吾國人士。聞風興起。各就所見聞。成

滇事危言初集 序

三

一家言以續顧氏郡國利病書之後。其有補於國家利權。豈淺鮮哉。余將以是券之矣。宣統三年季春無錫沈林一謹序。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例言

一是編意在警惕滇人。哀籲政府。及賢士大夫。籌謀挽救。因名之曰危言。

一滇省偏於外患。而外患之所由偏。則以路礦界務爲主要。編中所錄文字。率以是爲兢兢。計關於西南界務者。凡三十二篇。路事三十七。鑛十六。而兵備不修。實業不振。學務不興。財政不整理。與夫熱誠哀時之士。所垂涕而告者。苟漫不加警。均坐以待亡之道也。故關於茲數事緊要之作。亦旁及之。

一是編得文一百九篇。凡十八萬言。界務路事鑛務。約十三萬言。三者之中。路事詳於騰。而滇越較略。以滇越路車已通。籌贖補救。事屬後來。騰路交涉。則尙在轆轤也。其北段界務。雖經石革道會勘蓋印。然幸烈領事照會所稱。不過証明此圖之真僞。且未經外部承認。實不能據爲定憑。七府鑛約。亦幸有容我集股自辦之條。與純粹斷送者差別。如國力稍充。則議廢不惠無詞。爰詳紀三事原委。供研究挽回之助。區區苦心。實在於此。非有意輕重也。至滇蜀滇桂兩路。業經奏歸滇國有主權完全。無勞詞費。

一滇中界務發源於曾襲侯惠敏。而訂約於薛叔耘星使。兩公皆外交才。雖有失誤。補救爲多。至二十年來勘畫界務者。推姚志梁觀察爲能盡職。其苦心孤詣。碩畫盡籌。具載所著雲南勘界籌邊記。是編限於篇幅。不能多錄。欲窺全豹。則原書具在。實講求滇事者。所必讀也。

一。所采專應目前時會急需。其驟難見諸施行。及宗旨乖異者。皆不列入。

一。是編務求徵信。故取材於公牘文字爲多。其考據不確。傳聞失真者。悉屏而不錄。一。是編各項交涉文電公牘。悉爲官報官報所未載。其秘密事件。并爲局外所罕觀。除語意重複。及無關宏旨者。不錄外。餘俱從詳。俾閱者瞭然於若者爲有意放棄。若者爲爭而無效。借資考據。

一。是編僅就平日所鈔存者。擇要輯之。京師距滇遙遠。搜求不易。且倉卒成書。遺珠必多。閱者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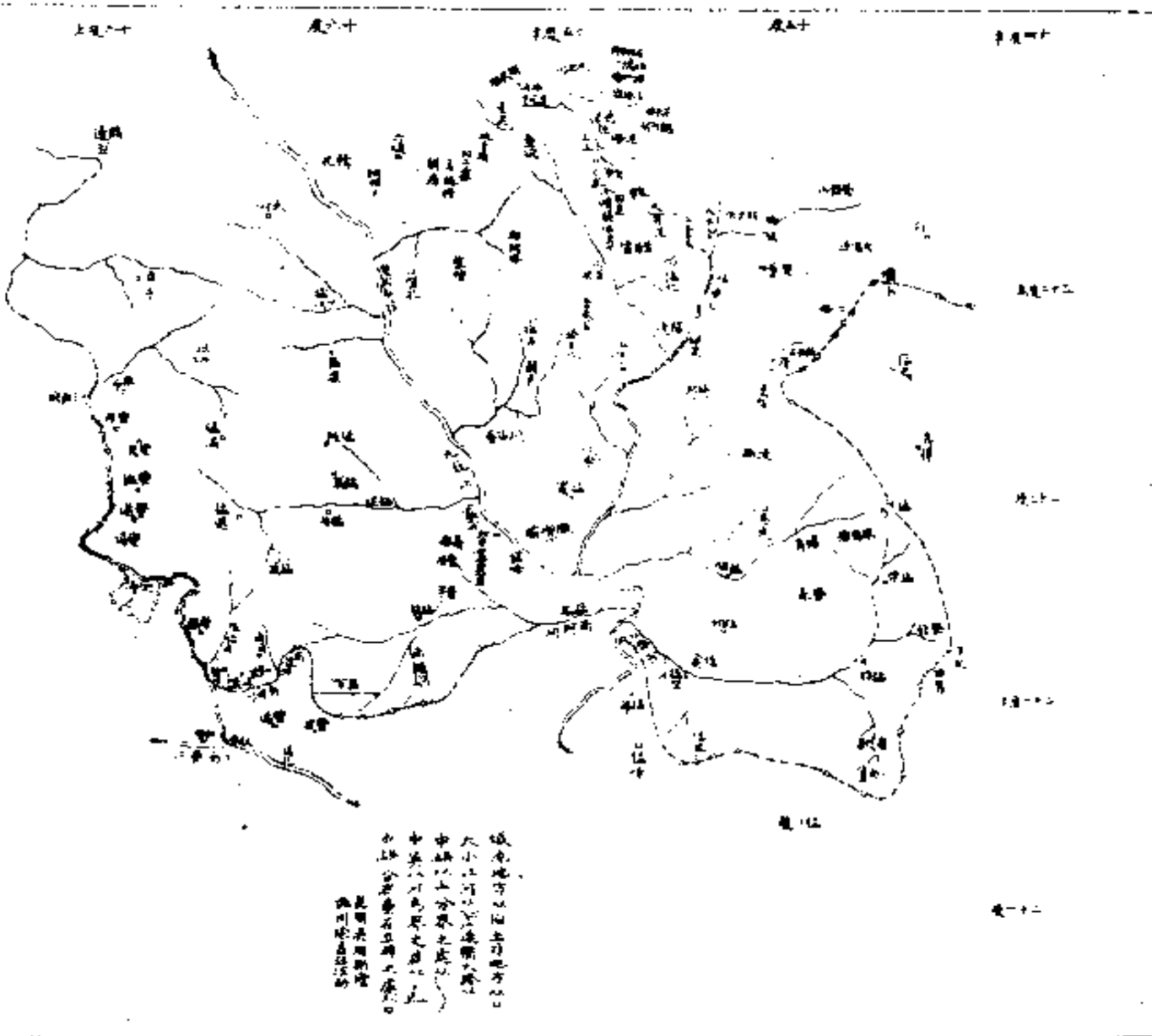
一。是編以匝月短促之時間。選校評點。頗以不克詳細註釋爲恨。其論說書函。間有刪易原文之處。謹另識於篇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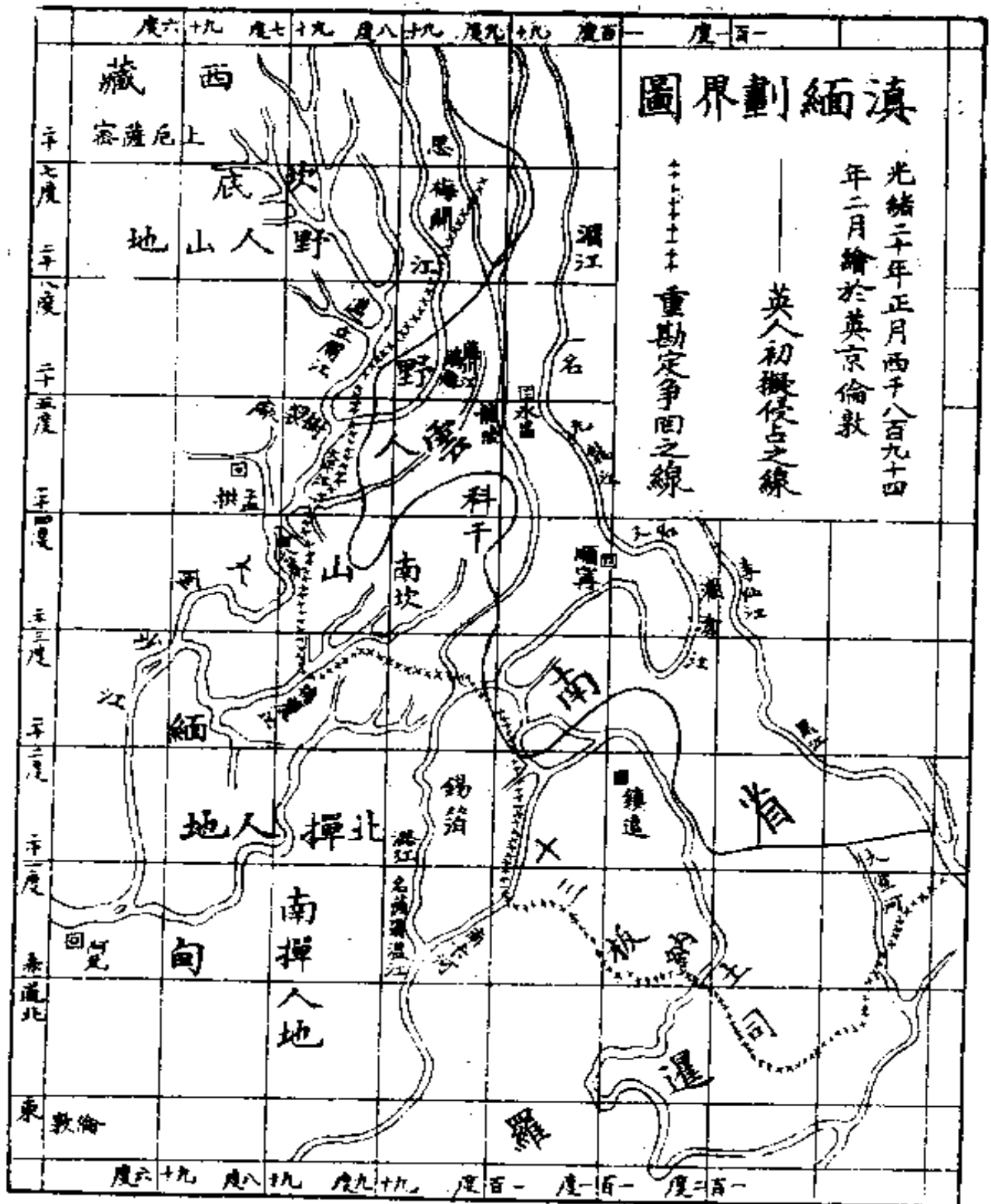
一是編事實。自光緒十七年四月起。至宣統二年臘月止。雖未敢謂爲滇中二十年來大事記。然鄙人十餘年之勤求密索。僅乃得此。而心力亦交瘁矣。遺餉社會。其有心滇事者所歡迎乎。我滇人如痛外患之劇烈。取編中所載。力圖挽救。以達脫離苦海之目的。則耿耿寸私。於以大慰。而編輯之願償矣。

一是編就事實分類。各依時代先後爲序。取閱者易於尋原竟委。以得其貫通。一是編之印行。得在京鄉友同志之贊助。不足者由我擔任。惟力薄刷印無多。未能遍呈於三迤父老。容籌資續版。或酌定價目。以期廣布。

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保山楊觀東呵凍識

圖界勘法英中





滇緬劃界圖

光緒二十年正月西千八百九十四年二月繪於英京倫敦

英人初擬侵占之線

重勘定爭回之線

二十度
 二十一度
 二十二度
 二十三度
 二十四度
 二十五度
 二十六度
 二十七度
 二十八度
 二十九度
 三十度
 赤道北
 東 敦倫

度六十九 度七十九 度八十九 度九十九 度百一 度百一 度百一

度六十九 度八十九 度九十九 度百一 度百一 度百一

滇事危言初集目次

滇南楊覲東毅廷編輯

薛州江保傳僂侯複校

第一編 界務

滇緬分界通商事宜摺

出使英法
義比大臣薛福成

滇緬分界大概情形摺

薛福成

酌定虎踞關以東界綫摺

薛福成

與英國議定滇緬界務商務條約事宜摺

薛福成

論大金沙江形勢上

前雲南
奏調道姚文棟

論大金沙江形勢下

前人

大金沙江形勢續論

前人

南甸土司屬地直至大金沙江考

前人

老蠻暮爲中國必爭之地論

前人

滇事危言初集目次

漢事危言初集目次

野人山說

八關非漢緬界辨

樹檠廠考

論木邦孟密

潞江通舟說

潞江下游以東皆中國屬地考

潞江以東土司論

上王制軍說帖

再上王制軍說帖

稟總署堂憲

復薛星使書

再復薛星使書

初勘緬界記書後

前廣西知縣
張成濂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續議滇緬商界務條款

薛福成

籌議粵省西江通商重訂滇緬邊界擬定附款專條摺

總理衙門

中緬條約附款

全上

滇緬界事述略

雲南雜誌

滇緬疆界談

全上

上外務部辨正滇緬界綫書

留日學生楊友棠

特參司道大員奸邪柔媚貽誤疆臣摺

貴州提學司陳榮昌

案事編

湖南候補道沈祖燕

查明司道大員奸邪柔媚貽誤疆臣摺

湖南巡撫岑春煊

代錫青弼制軍擬爭滇緬界務摺

雲南提法司秦樹聲

致外務部高子益左丞言界務書

雲南總督李經羲

滇事危言初集目次

三

滇事危言初集卷一

滇南楊觀東毅廷編輯

蘇州江保傳僑侯覆校

界務類

滇緬分界通商事宜摺

薛福成

奏爲滇緬分界通商。亟應豫爲籌備。不使英國獨占先著。以免臨時棘手。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倫敦使署接管卷內。光緒十一年冬間。英國印度派兵出境。進據緬甸。維時出使大臣曾紀澤。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示。疊次與英外部會商。初議立君存祀。俾守十年一貢之例。既不可得。始議定由英駐緬大員。按期遣使。饋獻儀物。其界務。戶務兩事。則擬先定分界。再籌通商。蓋因英人注意商務。若分割邊界。偶有輕議。則辦理通商。諸多掣肘。虧損無窮。固不能不審其次第也。英人自以驟闢緬甸全境。所獲已多。是以有稍讓中國展拓邊界之說。當時英外部侍郎克蕾。曾稱英廷願將潞江以東之地。自雲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羅北界。西濱潞江。卽洋圖

所謂薩爾溫江。東抵瀾滄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國。南有撣人各種。或留爲屬國。或收爲屬地。悉聽中國之便。曾紀澤轉咨總理衙門。亦云南掌本係入貢中華之國。倘英人果將潞江以東讓。我似宜受之。將撣人南掌均留爲屬國。責其按期朝貢。並將上邦之權。明告天下。方可防後患而固邊圉等語。曾紀澤又嘗向英外部理論。欲索八募之地。八募蓋卽蠻暮之新街。昔時蠻暮土司之地頗大。後乃悉爲緬甸所併。其商貨匯集之區。謂之新街。洋圖譯音則爲八募。距騰越邊外百數十里。在厄勒瓦諦江卽大金沙江上游之東。龍川江下游之北。檳榔江下游之南。向爲滇緬通商巨鎮。英人以其爲全緬菁華所萃。斬而未許。迫爭論數次。克蓄始云。英廷已飭駐緬之英官勘驗一地。以便允中國立埠。且可在彼設關收稅。據參贊官馬格理云。八募雖不可得其東二三十里。有舊八募城。似肯讓與中國。日後貿易亦可臻繁盛。且允將大金沙江爲兩國公共之江。如此則形勢與彼同之。利益亦與彼分之。其隱裨大局。似尤較得潞東之地爲勝。曾紀澤以商辦已有端緒。因與外部互書節略。存卷暫停不議。旋即交卸回華。光緒十二年六月。總理衙門與英使歐格訥議約五條。第一條。申

明十年呈進方物之例。第三條。中緬邊界。由中英兩國派員會同勘定。其邊界通商事宜。亦應另立專章。等因在案。臣竊維總理衙門與英使訂定之約章。及曾紀澤與外部會商之節略。雖措辭詳略不同。而大意仍相脗合。蓋外部所稱願讓之地。因立約時尚未勘定。故以兩國派員會勘一句括之。此從前商辦緬甸事務之大略情形也。溯自立約至今。已越五年。英人未嘗催問。我國家亦暫置不理。然臣近聞英廷正與暹羅勘辦界務。又屢次密派幹員馳往滇緬交界。查看形勢。探詢礦產。並有創築鐵路。通接滇邊之意。議者咸知彼俟布置妥協。必轉以延擱已久爲辭。來相促迫。勢不能不驟允開辦。則彼從容而我倉猝。彼諳練而我生疏。彼措注已周而我進退失據。臨時竭蹶。成算未操。斷無不受虧損之理。就今日情勢而論。商務須從界務生根。但使分界能協機宜。則他日通商。亦可少滋流弊。夫審度利病。隨宜操縱。固屬總理衙門與勘界大臣之事。然使明知彼族之有隱謀。而緘默不言。坐失事機。則咎在使臣。若欲先事豫籌。查探邊情。又非責之疆吏不可。惟是分界固非詳查密訪。不能得其要領。而其輕重緩急之大勢。則有可計議者。大抵英人所稱願讓諸東之地。南

北將及千里。東西亦五六百里。果能將南掌與揮人收爲屬國。或列爲區脫之地。誠係綏邊保小之良圖。惟查南掌卽老撾之轉音。臣閱外洋最新圖說。似老撾已歸屬暹羅。若徒受英人之虛惠。而終不能有其地。恐轉爲外人所竊笑。倘因此別生枝節。又非計之得者。蓋南掌揮人。本各判爲數小國。分附緬甸暹羅。似宜查明南掌入暹羅之外。是否尙有自立之國。以定受與不受。其向附緬甸之揮人。地實大於南掌。稍能自立。且素服中國之化。若收爲我屬。則普洱順甯等府邊徼皆可鞏固矣。至會紀澤所索八募之地。雖爲英人所不肯舍。其曾經默許之舊八募者。亦可爲通至大金沙江張本。若將來竟不與爭。或爭而不得。臣竊有五慮焉。夫天下事不進則退。從前展拓邊界之論。非謂區區邊界。足增中國之大也。臣聞乾隆年間。緬甸恃強不靖。吞滅漢邊諸土司。騰越八關之外。形勢不全。西南一隅。本多不甚清晰之界。若我不求。展出彼或反將。勘入一慮也。我不於邊外稍留餘地。彼必築鐵路。直接滇邊。一遇有事。動受要挾。二慮也。長江上源。爲小金沙江最上之源。由藏入滇。距邊甚近。洋圖卽謂之揚子江。我若進分大金沙江之利。尙可使彼離邊稍遠。萬一仍守故界。則彼窺

知江源。伊邇或寢。圖行船徑入長江。以爭通商之利。三慮也。我稍展界。則通商在。緬境。夫英人經營商埠。最爲長技。而我在彼設關收稅。亦可與之俱旺。我不展界。則通商在。滇境。將來彼且來擇租界。設領事地方。諸務究不能不受牽制。四慮也。我得大金沙江之利。則迤西一路之銅。可由輪船運海北上。運費當省倍徙。否則彼獨據運貨之利。既入滇境。窺知礦產之富。或且漸生狡謀。五慮也。凡此五慮。皆在意計之中。臣又竊慮英人於此數年內。一意延宕。待我相忘稍久。乃催勘界。或更遇事要求。悉置前議於不顧。且謀國之道。莫患乎爲敵所逆料。中國素有不勤遠略之名。外洋各國知之稔矣。所以伺機而動。迭起相乘。琉球滅而越南隨之。越南削而緬甸又隨之。今且駸駸議及朝鮮矣。竊思英廷前議節略。彼料中國未必竟受。而故以此相嘗試。固未可知。我若出其不意。據其前說。力與相持。或能因此稍展界務。各國知中國辦理此等事件。與前不同。亦可伐敵謀。而收後效。况彼所予。卽有不宜收者。不妨明指之以爲另索之符。彼之意。卽有萬難允者。不妨故求之。以得抵制之益。蓋邊情不可不洞悉。而舊議不可不重理。擬請 敕下雲貴督臣王文韶。遴派委員。分途偵察。如

南拳之存亡。擇人之強弱。騰越關外之地勢民風。一一查詢明確。據實覆陳。以備勘界時。所有依據。並請 皇上敕下微臣。催問英國外部。以勘界定期。與分界辦法。一面即可相機辯論。仍與總理衙門函電相關。務衷至當。臣非不知英人性情堅韌。當其驟得全緬。喜出望外。故許中國稍分其利。今則事隔數年。未嘗不思毀棄前說。然臣閱卷中節略。係英人參贊官馬格理。與英外部侍郎克蓄。會議時爲最多。今幸二人均未更換。彼或難遽翻異。臣不過多費筆舌。多糜日力。以與之磋磨。雖無速效。斷不致別有損碍。抑或得寸得尺。稍補涓埃。臣因邊疆得失。動關緊要。且此事爲中外全局所繫。不敢不罄其愚忱。謹摹繪滇緬交界。及南拳擇人疆域全圖。恭呈 御覽。所有滇緬分界事宜。亟應豫籌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 聖鑒訓示。謹奏。

滇緬分界大概情形

出使英法
義比大臣 薛福成

奏爲遵旨與英國外部。商辦滇緬界線。滇境西南兩面。均有展拓。謹陳大概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開。光緒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密

籌滇緬界務一摺請旨專派臣商辦滇緬界線商務以重事權奉硃批依議欽此。仰見聖主審於馭遠。鄭重邊疆至意。曷勝欽服。臣查光緒十一年。英兵進據緬甸之初。前使臣曾紀澤先與英外部會商立君存祀。既不可得。英人自以驟開緬甸全境。喜出望外。是以有尤曾紀澤三端之說。界務一端。則願稍讓中國。展拓邊界。蓋指普洱邊外之南掌擇人諸土司。聽中國收爲屬地也。商務二端。則以大金沙江爲公用之江。在八募近處。勘明一地。允中國立埠設關。八募卽中國之所謂新街也。當時曾紀澤以未深悉滇地情形。持論稍覺游移。又因中外往返商查之際。未能毅然斷而行之。僅與外部互書節略存卷。旋即交卸回華。次年英署使歐格訥與總理衙門議立緬約五條。又以三端尙非定局。遂未列入約中。臣自去年奉命與英外部議界。蓋在歐使立約之後。已五六年。查閱使署接管卷內。有曾紀澤議存節略。英文參贊馬格里係原議人。臣屢遣馬格里赴外部重申前說。外部堅不承認。據稱西洋公法。議在立約之後。不可不遵。議在立約以前。不能共守。以其有約爲憑。既不敘入約章。必有所以然也。臣思英人自翻前議。雖以公法爲解。實亦時勢使然。當其併緬

之始。深慮緬民不服。及緬屬諸土司起與相抗。萬一中國隱爲掣肘。彼則勞費無窮。因不敢不稍分餘利。以示聯絡。彼之所以驟允三端者。時爲之也。既而英人積年經理。萃其兵力餉力。勘定土寇。復於緬境外之野人山地。稍用兵威脅服。收其全土。磐石之形已成。藩籬之衛亦固。彼之所以忽斬三端者。亦時爲之也。前議三端。既不可恃。則展拓邊界之舉。毫無把握。且查滇邊諸土司。雖或久隸中國。然自乾隆以後。往往有私貢緬甸。以圖免擾而固圉者。英人執此爲辭。來索緬甸固有之權。則或指爲兩屬。或分我邊地。殆事勢之所必至。若中國既失藩屬於前。又蹙邊境於後。非特爲鄰邦所竊笑。亦恐啟遠人之覬覦。臣再四思維。深懼措注不善。致乖總理衙門推許之意。有學 皇上倚界之恩。適值前歲秋冬以後。英兵游弋滇邊。常有數百人。以查界爲名。闖入界內。去來恣忽。野番土目。驚警異常。英兵常駐之地。則有神護關外之昔董。暨鉄壁關外之漢董。英人用印度武員之謀。窺逼近界。以至沿邊騷動。風警頻仍。雲貴督臣王文韶。慮生弊端。迭經電達總理衙門。臣承總理衙門急電。辦文照會外部。斥其違理。責令退兵。又屢赴外部苦口爭論。英兵稍自撤退。滇邊至今靜謐。臣

又查野人山地。綵亘數千里。不在緬甸轄境之內。若照萬國公法。應由中英兩國均分其地。會紀澤嘗有此意。而未申其說。臣因復照外務部請以大金沙江爲界。江東之境均歸漢屬。明知英人多費兵餉。占此形勝。萬不肯輕棄。然必借此一著。方可力爭上游。振興全局。外部果堅拒不應。兩次停商。而臣不願。數次翻議。而臣不願。外部所稍依允者。印度部復出而撓之。印度部所稍鬆動者。印度總督復出而梗之。印督至進兵蓋達邊外之昔馬。攻擊野人。以示不願分地之意。臣相機理論。剛柔互用。外部謂此議非出自總理衙門。與雲貴總督。盡係使臣之私意。臣電請總理衙門。向英使歐格納辯論。以昭畫一。總理衙門洞晰機宜。力伸畫江爲界之議。外部知我中外同心合謀。堅持不讓。甫稍就我範圍。然猶覺次翻騰。屢易其說。彼既重視野人山地。不願分割。於是就有就漢境東南。讓我稍展邊界之說。據稱已與印督商定。於孟定橄攬嶺西南邊外。讓我一地。曰科干。在南江河與潞江中間。蓋即孟艮土司舊壤。計七百五十英里。又自猛卯土司邊外。包括漢龍關在內。作一直綫。東抵潞江麻栗壩之對岸。止悉剗。歸中國約計八百英里。又有車里孟連土司轄境甚廣。向隸雲南

版圖。近有新設鎮邊一廳。係從孟連屬境分出。英人以兩土司昔嘗入貢於緬。并此一廳。爭爲兩屬。今亦願以全權讓。我訂定約章。永不過問。至滇西老界。與野人山地毗連之處。亦允我的量展。出其駐兵之昔董大寨。雖未肯讓歸中國。願以穆雷江北。現駐英兵之昔馬歸我。南起隴坪峰。北抵薩伯坪峰。西逾南嶂而至新陌。計三百英里。是彼於野人山地。亦稍讓矣。其餘均依滇省原圖界綫劃分。外部於三月二十七日。行文照會前來。臣適探知歐格訥與印督。尙多方播煽。欲阻成議。事機呼吸。變態萬端。此議雖未滿。臣初心不能不審勢而量力。見風而收帆。曾經將此情形。電請總理衙門。進呈御覽。總理衙門與雲貴督。臣之意。亦謂於舊界有益無損。囑卽商擬條款。臣先行文外部。訂定大局。惟騰越八關界址未清。尙須理論。外部請待印度所寄地圖。又值外部諸員。避暑在外。稍有停頓。前據督。臣王文韶。電請漢龍關。自前明已淪於緬。天馬關亦久爲野人所占跨。則八關僅存六關。現經。臣再三爭論。此二關亦可歸中國。又前年英兵所駐之漢董。本在界綫之外。臣因其扼我形勢。逼處堪虞。向彼力索。外部亦願退讓。以表格外睦誼。刻下界務已竣。商務本不似界務之繁。

重且已先將大意議明。無甚爭論。現正商訂條款。計可剋期成事矣。臣竊維數十年來。西洋諸國。競知中國幅員遼闊。又有不爭遠土之名。一遇界務。鮮不爲眈眈之視。若可聽其蠶食者。於是流球越南緬甸。以藩屬而見吞。香港暹春海參崴。以邊隅而被攘。甚至有眈及朝鮮。眈及臺灣者。中國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開疆生事之嫌。得之則曰猶獲石田。失之則曰不勤遠略。顧石田棄而腴壤危矣。遠略弛而近憂迫矣。我視爲荒土而讓之。彼一經營則荒土化爲奧區。以奪我利柄。我見爲甌脫而忽之。彼一布置則甌脫變爲重鎮。以逼我巖疆。伺間蹈瑕。永無底止。歲朘月削。後患何窮。臣愚以爲必擇一二事。以全力爭持。然後可以折狡謀而挽積習。此次滇緬界務。憑藉皇上寵靈。始變前規。稍展舊界。實惟總理衙門之功。總理衙門統籌全局。假臣事權。始終扶助。謀議相同。每有查詢。朝電夕報。俾臣得遠承指揮。稍殫愚拙。雖獲地無多。而裨益有五。風示各國。俾勿窺視。一也。隱備印度。杜其窺伺。二也。保護土地。免受誘脅。三也。捍衛滇邊。防彼勦進。四也。援用公法。稍獲明效。五也。有此五益。臣始知曾紀澤所商展之界。迄今時異勢殊。亦稍有窒礙之處。蓋南障諸部。近已盡歸暹羅。

爭之已覺不易而揮人各種。惟康東土司最大。其地與車里相彷彿。英人欲據以遮隔法暹兩國。斷不肯舍。抑且離我邊疆較遠。控制不易。固不若今日之所展。皆在近邊也。除俟條約擬議妥協。再電達總理衙門。並專疏詳報外。謹繪滇緬分界圖一分。恭呈 聖覽。以黃紅藍三綫。分別舊界新界。與英所欲占而退出之界。所有商辦滇緬界綫。西南兩面。均有展拓緣由。埋合恭摺馳陳。大概情形。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酌定虎踞關以東界綫摺

薛福成

臣前向英廷。索還漢龍天馬二關。繼查騰越八關。除太平江以北四關。確在老界之內。今既劃得昔馬等地。則四關更有外障。惟太平江以南四關。非特漢龍天馬。久淪異域。卽鐵壁虎踞二關。亦驟難審其實址所在。臣閱滇省所繪界圖。該二關皆在界綫之內。意謂必無錯誤。遂告外部。應照原界。劃歸中國。外部亦無疑義。並未駁辯。既而詳加考察。微聞虎踞鐵壁。早爲緬甸所占。英人復屢加工程。綢繆穩固。英兵所守之界。越虎踞關而東者。已數十里。越鐵壁關而東者。亦六七里。英人漸自覺之。於是

爭論始起。臣與儘力磋磨。外部始允將鉄壁關讓還中國。迨滇員尋覓虎踞天馬二關。勘得虎踞關在盆干四十里。距八募五十餘里。距南碗河邊。英人所指爲中國邊界者八十里。天馬關則在西南。居猛密邦欠兩山之間。英兵從關內山坡修路一條。以通緬屬之南坎。二關雖已久圯。關門營址尙存。詎印度總督異常狡悍。不肯讓地。外部從而附和之。據稱此關深入緬境。屬緬已百餘年。若中國索問此等舊地。則緬甸應索於中國者甚多。語意極爲堅執。臣知英人不願我境逼近八募。英兵已多年扼守。欲令退讓。勢有所難。又思百餘年前。正值緬甸強橫之時。中國藩屬如孟拱、孟養、蠻慕、木邦、孟良、諸大土司。皆被吞併。則虎踞關之入緬。當在此時。今又與西洋強國爲鄰。臣愚以爲最要關鍵。莫若劃定界限。彼此截然不相踰越。若爭必可不得之地。久懸莫定門戶。洞關安知今日彼所指爲我邊者。他日不復爲彼內地。愈占愈進。後患奚窮。臣與訂明漢龍天馬。仍歸中國。惟漢龍關尙須查勘。如未深入緬境。自可通融讓還。天馬關內所築之路。彼稱係八募南坎往來要道。礙難隔斷。今擬將新路歸中國。而於稍北一大路。許其借用。以示通融。仍於條約嚴立限制。以防流弊。虎踞

關雖不可得亦稍割地以償中國。一日龍川江中之大洲得此則自猛卯通漢龍關較形直捷。一日蠻秀土司全地得此則天馬關外更依大山以爲固似較近日滇邊所守之界有展無蹙矣。至英人允讓野人山內昔馬等地。印度總督轉謂中國雖得此地不過交蓋達土司管理。土司力量豈能制服野人仍恐出而爲患。擾累英人。不如歸英控轄等語。臣欲杜彼狡謀。告以前經附片陳明。請我皇上敕下雲貴督臣俟換約勘界後。派撥得力精兵數百名。填劄昔馬。任撫綏彈壓之事。必不僅交土司管理。因又責以信義。不允翻悔。彼族始無異言。此臣相機了結之實情也。理合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與英國議定滇緬界務商務條約事宜摺

薛福成

竊臣於光緒十九年七月。謹陳滇緬分界大概情形。並聲明界務將竣。續議商務。惟騰越八關界址未清。尙須理論等情在案。臣前與英廷訂明。將久淪於緬之漢龍天馬兩關。歸還中國。秋冬之間。仔細考察。始知鐵壁虎踞二關。亦早被英兵占據。幸鐵壁關距邊密邇。臣屢向英外部爭論。彼始允令英兵卻退數里。讓還關址。以庫弄河

爲界。惟虎距關界限方向初甚渺茫。久無定論。乃電請雲貴督臣王文韶。派員查閱。邀同八募英官履勘。英並無異辭。印度總督。則謂該關深入彼境七八十里。已與八募相近。且隸緬已百餘年。一旦棄之。有損顏面。其意難於割地。遂并斬於讓關。臣又聞印度總督。以外部允讓野人山內昔馬等地。意甚不平。聽信武員邪說。屢思翻異。又欲借端停商全約。停商之後。彼知中國界址未定。漫無限制。仍可伺機進占。再閱數年。非特昔馬等地。可以不讓。卽界綫亦可如彼意重定。觀於前使臣曾紀澤商辦之時。迄今事隔八年。再與議約。難易損益。相去倍徙。其明證也。臣再四思維。決機宜。速不宜遲。防患宜遠。不宜邇。固不值以一隅而妨全局。亦未便爭小利而墮詭謀。度勢揆情。剛柔互用。甫在虎踞關以東。劃定界線。雖未能復百年前舊地。較之滇邊所守新界。似已稍有展拓。此界務已定之大略也。臣查商務辦法。以曾紀澤原議二端爲綱領。一曰大金沙江行船。一曰八募立埠設關。彼族以停議既久。堅不承認。竊思大金沙江爲滇邊外絕大岸閭。兵商輪船。暢行無阻。夫名山大川。國家之寶。苟有機。會。當以全力圖之。滇西遠隔邊隅。宜有通商便捷之道。局勢方爲靈活。臣特將行船

一事設法磋磨。外部始終支宕。以慮他國援照爲辭。繼與商於約中另立一條。聲明此係滇緬交涉之事。他國不得援例。彼始勉強答允。惟於八募設關。慮之尤切。拒之尤堅。經臣再三開導。告以立約試辦。乃亦勉強答允。詎全約甫經訂定。印度總督仍堅持初議。不允設關。意在乘機要挾。責報過奢。臣思設關能否大獲利益。尙未可知。該督所索。則萬不能允。且既違其意。尤恐被其掣肘。不能獲益。臣於是顯責外部無自主之權。竟將八募設關一條刪去。亦撤約中英人所得權利。如緬鹽不准運入滇境。英關暫不征收貨稅。領事僅設一員。並限制其駐紮之地。商貨僅由二路。并化去其開埠之名。外部頗形自慙。不甚爭論。此商務已定之大略也。竊惟中國地大物博。數十年間。東西洋各國立約通商。船艦則行我江海。租界則踞我口岸。教士流氓。紛至沓來。領事臬司。擅勢自恣。或奪我商民之利。或撓我官吏之權。或違我教化之經。或窺我寶藏之富。事端百出。防範難周。朝廷所以不輕允開商埠者。職此之由。惟自英人襲取緬甸以來。雲南三面與彼毘連。我所宜急。彼所欲緩者。莫如分界。彼所素急。我所稍緩者。莫如通商。曾紀澤前與議定。俟分界後。方能通商。蓋寓相維相制。

之意。邇年英兵騷擾滇邊。不得不催英廷分界。憑伏 聖主威福。並承總理衙門指示。俾臣相機妥籌。悉心商辦。西面則稍拓野人山內昔馬等地。暨收回鐵壁天馬等關。南面則稍拓宛頂邊外之地。潞江以東科干之地。暨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邊圉。既安。覬覦漸戢。但英人按照續約第三款。催議商務。刻不容緩。今者八募設關一事。雖未就範。然因彼既允復翻。我得收回別項權利。似於防弊去損之道。不無關係。加以大金沙江行船乘便利於境外。播聲勢於寰中。似稍足變舊規而張國體。茲合界務商務約款共二十條。臣擬與英外部大臣勞憊伯力。尅日先將草約畫諾。以杜狡變。一面齎送總理衙門。俟奏明 批准後。即可換約開辦。所有議定滇緬界務商務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論大金沙江形勢上

前雲南
奏 姚文棟

大金沙江形勢。其下游去滇遠者。吾且不論。論其上游。本爲滇屬者。按永昌騰越諸志。南甸傳云。屬部直抵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又云。所部憂獨直通蠻。暮江蠻暮傳云。地在金沙江內。騰越之西。蠻哈山下。當緬人水陸之衝。爲隴川右臂。孟養傳

云。其地在金沙江外。古名迤西。有香栢城。與蠻暮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疆連西洋。北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鄰於緬。合此三土。司觀之。而上游之形勢。備矣。孟養之上。又有孟拱。蠻暮之上。又有曼鳩。志皆無傳。然騰越四履土產諸篇。論之曰。從前州境。盡大金沙江內外。兼曼鳩。蠻暮。孟拱。孟養。而有之。蓋蠻暮曼鳩。在江內者也。孟養孟拱。在江外者也。夾江內外。以衛騰越天塹。何其雄也。江以內有蠻哈南。外諸山。爲之重險。表裏山河。又何壯也。此大金沙江當日之形勢也。明張機作南金沙江考。以爲卽梁州之黑水。禹蹟所畫。確不可移。故論者謂西南極邊。由瀾滄而潞。以迄於黑水之金沙。爲梁州第一大門戶。明時孟養通文書。自稱守金沙江奴婢。守此門戶者也。由是言之。滇其可無大金沙江乎。大金沙江內外。其可無孟養諸土司乎。嘗考我朝定鼎之初。平滇之後。孟拱孟養等。首先內附。見於毛奇齡蠻司合誌。毛奇齡迺據史館官書。非其食無稽者比。其後征緬之役。孟拱孟養皆抒誠効力。高宗御製詩文。一再及之。尤天下臣民所共覩者焉。得謂之非本朝屬地乎。今蠻暮孟拱等土司。猶有本朝所頒印信。雖向英。國索還故地。揆之於理。無不可。

也。能如是。則大金沙江之形勢完。而全滇之門戶擊矣。

論大金沙江形勢下

前人

騰越境內之水流入大金沙江。舉其大者言之。一曰檳榔江。一曰龍川江。雲南通志云。檳榔江。自古勇塞外流入。合騰越廳所出之大盈江。西南流出蠻暮境。西入大金沙江。凡騰越以西之水皆入焉。龍川江自怒夷界。入邊納曲石猛淋芒市南宛諸河。西南自天馬關。流出緬甸入大金沙江。凡騰越東南。及龍陵以西之水。皆入焉。騰越志云。甸內甸外諸水。以大盈江龍江兩大水括之。可約略而盡。蓋檳榔江與大盈江合流之後。或稱檳榔江。或稱大盈江。其實一也。龍江者。卽龍川江也。今考兩江入金沙之口。本皆在滇屬土司境內。龍川入江之口。爲蠻暮南境。流經木邦孟密。至此。緬人稱曰那莫江。滇中諸志。或作莫勒江者。誤。按騰越志。蠻暮傳云。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此江是也。此龍川江尾。舊屬滇境之明徵也。檳榔大盈。合流入江之口。爲蠻暮北境。俗亦稱爲蠻暮江。流經南甸之南牙山麓。至此。說者謂其地正當蠻暮南甸之交。故騰越志南甸傳云。所部憂獨。直通蠻暮江。卽指

此江也。此大盈江尾。現屬滇境之明徵也。試以大金沙江形勢言之。自緬京阿瓦而上。以瑞姑、新街兩處爲瀕江要地。瑞姑、雲南通志作尼孤。乾隆時。經略太學士傅恒征緬。探得此路。由天馬關出五百九十五里。至此下船。約三百里。卽至阿瓦城。較諸路尤爲近捷者是也。此處江道。上有大葫蘆口。下有小葫蘆口。夾江皆高山。江面窄而底極深。兩端皆似葫蘆口。故名。張機南、金沙江考。所云大菖蒲山峽、小菖蒲山峽也。爲上游江道最險之處。論者謂不得瑞姑。則新街難守。不得新街。則騰越難守。蓋恃此兩峽。以爲險也。昔年蠻暮土司。都於新街。而扼瑞姑。以禦緬甸。瑞姑、新街皆蠻暮屬地。大金沙江上游形勝要害之所在也。龍川入金沙江。在瑞姑之南。小葫蘆口之北。新街在大葫蘆口之北。而大盈江入金沙之口。則又在新街之北。皆爲水道旁出之地。異時與英勘界。如能收回瑞姑及兩葫蘆口。則龍川江一路。可以無虞。最爲上策。其次亦須至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而止。以保全南甸。舊日之分地。南甸係現屬騰越土司。尤非若蠻暮土司。自道光以來。棄置不問者可比也。

大金沙江形勢論

難者曰。子論大金沙江。一在江外之孟養。一在下江之蠻暮。皆爲滇西形勢所繫。然則昔人何不籌之。而必待子發之於今耶。曰。嘻。是殆以爲一人之私言歟。不徵之於昔。將不足信歟。夫苟有識者。固莫不知之矣。豈論今昔哉。無已。試誦言其一二。不觀明臣陳用賓請罷採寶井疏乎。其辭云。夫蠻暮何地也。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騰永。全滇之門戶也。蠻暮失。必無三宣。三宣失。必無騰永。蓋用賓之論如此。而後人作騰越志。乃謂其築八關。以乘關外之險。豈其寶哉。又不觀蘇鄒請安插思化疏乎。其辭云。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爲堂奧。騰永則爲門戶。三宣蠻暮。則爲藩籬也。所貴藩籬者。謂其外禦盜寇。內固門庭。使爲主人者。得優游堂奧。以生聚子孫。保有貨財。斯協名實。按王宏緒明史稿。言鄧忌李材。招思化以破緬甸之功。構之陷獄。鄒之爲人可知也。然能指陳邊庭大勢。其言頗中肯綮。則亦非今之忌人成功者所能及矣。此皆論蠻暮之形勢者也。至於江外。則明儒吳宗堯嘗論之。其言曰。金沙與瀾滄三水。皆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經流而金沙江之大。且十倍瀾滄。極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夷夏也。然昔論江南形勢者。必得江北之地。而後江可守。築三